

## 山

◎人海

男人应邀去开笔会。笔会是个很好玩的事儿。可以去一个完全远离自己生活圈子的地方,吃饭、喝酒、聊天,会会那些只见其文不见其人,而又神交已久的朋友。此外,若是女作者中有气质高雅或是长相漂亮的,必会成为众多男作者们关注的焦点。而这回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女人,两样都算不上,但男人觉得,女人似乎有一种别样的美,一种他所喜欢和欣赏的美。

不过,男人也仅限于远远看着。那天去爬山,有人喊:“看谁先爬到山顶!”大家全力地往上爬,唯恐被甩在别人身后。男人只用了七成的力,慢慢地跟在爬山的人群之后,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走了一段,有人用尽了力,走不动了。有女人是被男人们拉扯着上去的,这个女人没有。

男人从后面赶上来时,女人正坐在台阶的一角,大口大口喘着气。男人笑笑问:“走累了吧?”女人有礼貌地点点头,没说话。

男男女女们走远,已经看不到他们的人影了。男人没话找话,问女人名字,女人说了,男人的嘴,一下就合不拢了:“原来这个人就是你啊,我可一直在想,能写出这样美妙文章的会是怎样的女人,想不到今天就让我看见了。”

女人很谦和地笑笑,问了男人的名字,男人也说了一个,女人还有些生硬的表情,顿时自然了许多,绽出了花儿一般的笑容,说:“原来那个人就是你啊。我记得,我们有许多次,都在同一期的杂志上出现过,我读过你的文章,觉得写得非常棒。”

歇完了,两人边爬边聊,到了山顶,而男人的手,不知何时已经拉住了女人的手。想来,应该是刚才爬山时,不自觉地在拉她往上吧。

接下去,是去另一座山,要坐缆车。其他人来得早,都坐了缆车走了。缆车要在上千米的高度,将他们从这座山送达另一座山。看女人怕,男人鼓励她:“别怕,有我呢。”

缆车行进中。女人紧紧地握住男人的手,手心里满是冷汗。男人微笑地拍女人的肩,说:“没事的。你闭上眼,就到了。”

女人真的闭上了眼。男人看着她,忽然感到有些喜欢。女人并没有睁开眼,但她的脸,在那一刻,居然是通红一片。

爬完山,回到宾馆。开笔会的男男女女们都坐在大厅里,谈笑风生。像是从没发生过一样,女人独自坐在角落,并不看男人。

男人就坐在窗口,一脸木然地看着窗外。远远地,能看到坐缆车去的另一座山的风景。



## 妈妈出差了

◎舒曼

## 一

萌萌睡了吗?大伟去上夜班了吗?夜风已冷。苏萍萍站在曾经生活过五年的那幢住宅楼楼下,仰面痴痴看着二楼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窗口透过窗帘漫溢出来的灯光,心,阵阵绞痛。

自作孽,不可活。是她苏萍萍自己,亲手弄丢了自己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弄丢了女儿和丈夫,弄丢了曾属于她的平淡而温暖的幸福。

那个窗户突然打开,大伟站到窗前,一低头看到了伫立在楼下的苏萍萍。楼上楼下两个人,都愣了。

## 二

其实婚前婚后,大伟一直对苏萍萍呵护有加、疼爱至极;特别是在苏萍萍孕期,一次她大晚上突然想吃酸梅,大伟在市区转了大半夜才终于购得,满足了她突如其来的要求。

或许是得来的一切太容易了,所以,有些人就忘掉了“珍惜”两个字,更糟糕的是由此甚至导致失去。

“萍萍,你穿这件米黄色的裙子太好看了,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小仙女!”这样的甜言蜜语,大伟可不会讲。说的人,是来苏萍萍单位帮助完成一个科研新项目的贺之然。

确实,苏萍萍生下萌萌后,由于家人照顾得细致周到,恢复得很好,还更增加了一些母亲的风韵。于是,贺之然看到苏萍萍的第一眼,就注意上了她,并且很快开始追求她。

## 三

贺之然带给苏萍萍的感觉,她知道是她从大伟那儿得不到的。渐渐地,她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微妙的倾斜。

大伟对这一切,却浑然不觉。他绝对信任苏萍萍,更何况他自己也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每天在外奔波忙碌,晚上回到家常常还要加班加点赶工绘图完善施工资料,常常是累得拉起被子一闷头就睡觉。正是如此,大伟根本想不到他和苏萍萍不仅少了夫妻间的温情和亲昵,更少了至关重要的交流和沟通;苏萍萍内心深处一天天悄然滋长的怨意,大伟完全没有体察……

“大伟,对不起。随你怎么说,出轨也好、不忠也罢,总之,是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放我走,好吗?”

忠厚的大伟几番挽留无效,同意离婚,唯一要求是女儿归自己。

## 四

你是萌萌的亲生母亲,你有探视萌萌的权利,不用躲躲藏藏的。上来吧!”看见午夜时分在楼下徘徊的苏萍萍,大伟大方地招呼。

苏萍萍抹了一把泪,低着头上了楼。

呀,这个家,和三年前她离异出走前一样,一丁点儿也没有变;家具还是原来的家具,装饰还是原先的装饰;甚至,阳台上她最喜欢的那几盆花花草草,还是一片葱茏……

看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这一切,苏萍萍的泪,控制不住,流得更欢了。

特别是看到萌萌,那粉色的漂亮小脸蛋肉嘟嘟特别可爱,苏萍萍忍不住在熟睡的小家伙脸上亲吻着。

“你,还是一个人?”走出卧室回到客厅,能够感觉到这个家并没有女主人的苏萍萍,怯怯地问。  
“是的。一个人。萌萌每回问我妈妈到哪里去了、啥时回来,我都哄她不要急,说妈妈出差了……”大伟落寞地看着窗外,“一眨眼,三年多了。我一个人,也慢慢适应了。”  
“对不起!对不起!”  
两个人相对站着,长久无语。

## 庆幸放手

◎Susan

端午假期,我回老家看望父母。那天下午陪他们到公园转转,小城公园仿照苏州园林,也是石径盘旋,树木葱茏,箬竹被覆。在一片幽暗的竹林里,我抬头,竟然远远地看见了他。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清瘦干净的模样,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光线又阴暗,我还是感觉到他镜片后透射出来孤傲又有点忧郁的眼神。

并没有上演隔着多少年时光后重遇的情感大戏,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打招呼,他已经带着孩子,转身,朝竹林小径的另一个方向走去……我轻轻地笑了。原来,曾经以为的念念不忘,都是过往烟云。

我熟悉他的倔强和极其敏锐的

自尊心。尽管毕业于名校,但他无法自如地与城市生活接轨。他甚至以多疑和不确定的目光,看待我为他买的鞋、衬衣……我忘不了那次,在一家小饭馆里,我点了一顿便餐,去前台结账时,他竟拂袖而去……不由庆幸对那段感情的放手,庆幸遇到了,在之后的时光里,那个彼此能对上眼光的人。

也许寻觅真情,就像淘沙,不适合的会被筛掉。有时候在梦中,也偶尔梦见他,梦里是些陈年旧事,醒来,原来过往并未被岁月彻底沉淀,尽管时空上有些颠倒错乱,但却如同纪录片,画面一帧一帧,在午夜,为梦中的缘起触碰而

突然静水流深。那段曾经让我留恋过的一段感情,已经像绚烂的烟花一般,开了,散了,不见了。如今,在午夜的时分想起,只是在某个回想的路口,与往事粘连……

曾经有过情深才会有记忆,而今,除了感谢这段情意来过外,其他已不复往昔。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在每一个晚归的日子,有人在等待,为你开着一盏灯,留着一扇一推就开的门。

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加过他的微信,当时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而我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微信消息。打开他的微信,他的朋友圈,除了一张风景照外,其余,也是一片空白。这便是好的结局吧。